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13位ISBN编号：9787544134705

10位ISBN编号：7544134709

出版时间：2007-10

出版时间：沈阳出版社

作者：（明）冯梦龙，（清）蔡元放 编

页数：共四册

字数：96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内容概要

中国古典小说，从先秦文言“残从小语”到明清白话章回长篇，数千年间得到长足的发展。

自宋迄清，产生长篇小说三百余部，短篇小说数以万计。

这些文学作品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再现了中国历史的演变，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文娱生活的主要文学形式。

明清是中国小说史上的繁荣时期。

从明代始，小说以其无可比拟的通俗性、可读性的文学形式，充分显示出其社会作用和文学价值，打破了正统诗文的垄断，在文学史上，取得了与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的地位。

《东周列国志》是这万紫千红文学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东周列国志》是一部章回体的长篇历史小说，是除《三周演义》以外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历史演义类小说。

关于它的成书年代和著作者，据史料记载，远在元代的时候，就有一些关于“列国”故事的平话本。

到明嘉靖隆庆时代，余劭鱼编辑了平话《列国志》，以武王伐纣的故事开篇，分节不分回，每节随事立题。

后来是明末冯梦龙（字犹尤，即墨憨氏）在此基础上，加以改编，对余邵鱼疏忽或遗漏的地方，根据史书作了订正，艺术上也有明显的提高，改名为《新列国志》，共108回。

现在流传的《东周列国志》版本，则是清人（清乾隆年间）蔡元放（名界，号七都梦大、野云主人）对《新列国志》进行了一番修改，并加了序、读法、详细的评语和简要的注释，改名而成。

《东周列国志》从西周末年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写起，至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六国止，包括春秋、战国五百多年的历史，内容相当丰富复杂。

其中叙写的事实，取材于《战国策》、《左传》、《国语》、《史记》四部史书，基本人物、基本史实，只作了少量虚构，正如原书“序”中所说：“《东周列国》一书，稗官之近正者也。”

它将分散的历史故事和人物传记按照时间顺序穿插编排，成为一部完整的历史演义。

《东周列国志》谋篇布局主次分明，繁简得当，虽然头绪纷繁，矛盾错综复杂，但来龙去脉交代得清清楚楚，不仅如实地反映了整个历史时代的发展变化，而且各诸侯国的发展、变化、各国之间的关系，分析得条分缕析。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作者简介

编者：(明代)冯梦龙 (清代)蔡元放

<<东周列国志 (全四册)>>

书籍目录

- (第一册) 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第三回 犬戎主大闹镐京 周平王东迁洛邑 第四回 秦文公郊天应梦
 郑庄公掘地见母 第五回 宠虢公周郑交质 助卫逆鲁宋兴兵 第六回 卫石碣大义灭亲 郑庄公假命伐宋
 第七回 公孙阏争车射考叔 公子晕献谄贼隐公 第八回 立新君华督行赂 败戎兵郑忽辞婚
 第九回 齐侯送文姜婚鲁 祝聃射周王中肩 第十回 楚熊通僭号称王 郑祭足被胁立庶
 第十一回 宋庄公贪赂搏兵 郑祭足杀婿逐主
 第十二回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 第十三回 鲁桓公夫妇如齐 郑子直君臣为戮
 第十四回 卫侯朔抗王入国 齐襄公出猎遇鬼 第十五回 雍大夫计杀无知 鲁庄公乾时大战
 第十六回 释槛囚鲍叔荐仲 战长勺曹刿败齐 第十七回 宋国纳赂诛长万 楚王杯酒虜息妨
 第十八回 曹沫手剑劫齐侯 桓公举火爵宁戚 第十九回 擒傅瑕厉公复国 杀子颓惠王反正
 第二十回 晋献公违卜立骊姬 楚成王平乱相子文
 第二十一回 管夷吾智辨俞儿 齐桓公兵定孤竹 第二十二回 公子友两定鲁君 齐皇子独对委蛇
 第二十三回 卫懿公好鹤亡国 齐桓公兴兵伐楚 第二十四回 盟召陵礼款楚大夫 会葵丘义戴周天子
 第二十五回 智荀息假途灭虢 穷百里饲牛拜相 第二十六回 歌虞虜百里认妻 获陈宝穆公证梦
 第二十七回 骊姬巧计杀申生 献公临终嘱荀息 第二十八回 里克两弑孤主 穆公一平晋乱
 第二十九回 晋惠公大诛群臣 管夷吾病榻论相
 (第二册) 第三十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穆姬登台要大赦 第三十一回 晋惠公怒杀庆郑 介子推割股啖君
 第三十二回 晏蛾儿逾墙殉节 群公子大闹朝堂 第三十三回 宋公伐齐 纳子昭 楚人伏兵劫盟主
 第三十四回 宋襄公假仁失众 齐姜氏乘醉遣夫 第三十五回 晋重耳周游列国 秦怀嬴重婚公子
 第三十六回 晋吕卻夜焚公宫 秦穆公再平晋乱 第三十七回 介子推守志焚绵上 太叔带怙宠人宫中
 第三十八回 周襄王避乱居郑 晋文公守信降原 第三十九回 柳下惠授词却敌 晋文公伐卫破曹
 第四十回 先轸诡谋激子玉 晋楚城濮大交兵
 第四十一回 连谷城子玉自杀 践土坛晋侯主盟 第四十二回 周襄王河阳受觐 卫元咺公馆对狱
 第四十三回 智宁俞假酖复卫 老烛武缒城说秦 第四十四回 叔詹据鼎抗晋侯 弦高假命犒秦军
 第四十五回 晋襄公墨缞败秦 先元帅免胄殉翟 第四十六回 楚商臣宫中弑父 秦穆公穀谷封尸
 第四十七回 弄玉吹箫双跨凤 赵盾背秦立灵公 第四十八回 刺先克五将乱晋 召士会寿余诒秦
 第四十九回 公子鲍厚施买国 齐懿公竹池遇变
 第五十回 东门遂援立子倭 赵宣子桃园强谏 第五十一回 责赵盾董狐直笔 诛斗椒绝纓大会
 第五十二回 公子宋尝鼯构逆 陈灵公袒服戏朝 第五十三回 楚庄王纳谏复陈 晋景公出师救郑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纵属亡师 孟侏儒托优悟主 第五十五回 华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结草亢杜回
 第五十六回 萧夫人登台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晋 围下宫程婴匿孤
第三册第四册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章节摘录

（第一册）第一回 周宣王闻谣轻杀 杜大夫化厉鸣冤 词曰：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后商周；英雄五霸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

青史几行名姓，北郊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话说周朝，自武王伐纣，即天子位，成康继之，那都是守成令主。

又有周公、召公、毕公、史佚等一班贤臣辅政，真个文修武偃，物阜民安。

自武王八传至于夷王，黜礼不明，诸侯渐渐强大。

到九传厉王，暴虐无道，为国人所杀。

此乃千百年民变之始，又亏周召二公同心协力，立太子靖为王，是为宣王。

那一朝天子，却又英明有道，任用贤臣方叔、召虎、尹吉甫、申伯、仲山甫等，复修文、武、成、康之政，周室赫然中兴。

有诗为证：夷厉相仍政不纲，任贤图治赖宣王。

共和若没中兴主，周历安能八百长！

却说宣王虽说勤政，也到不得武王丹书受戒，户牖置铭；虽说中兴，也到不得成康时教化大行，重译献雉。

至三十九年，姜戎抗命，宣王御驾亲征，败绩于千亩，车徒大损，思为再举之计，又恐军数不充，亲自料民于太原。

——那太原，即今固原州，正是邻近戎狄之地。

料民者，将本地户口，按籍查阅，观其人数之多少，车马粟刍之饶乏，好做准备，征调出征。

——太宰仲山甫进谏不听。

后人诗云：犬彘何须辱剑铭？

隋珠弹雀总堪伤！

皇威衰尽无能报，在自将民料一场。

再说宣王在太原料民回来，离镐京不远，催趲车辇，连夜进城。

忽见市上小儿数十为群，拍手作歌，其声如一。

宣王乃停辇而听之。

歌曰：月将升，日将没；糜弧箕胞，几亡周国。

宣王甚恶其语。

使御者传令，尽掏众小儿来问，群儿当时惊散，止拿得长幼二人，跪于辇下。

宣王问曰：“此语何人所造？”

“幼儿战惧不言；那年长的答曰：“非出吾等所造。

三日前，有红衣小儿，到于市中，教吾等念此四句，不知何故，一时传遍，满京城小儿不约而同，不止一处为然也。

“宣王问曰：“如今红衣小儿何在？”

“答曰：“自教歌之后，不知去向。

“宣王嘿然良久，叱去两儿。

即召司市官吩咐传谕禁止：“若有小儿再歌此词者，连父兄同罪。

“当夜回宫无话。

次日早朝，三公六卿，齐集殿下，拜舞起居毕。

宣王将夜来所闻小儿之歌，述于众臣：“此语如何解说？”

“大宗伯召虎对曰：“厚，是山桑木名，可以为弓，故曰臣弧。

箕，草名，可结之以为箭袋，故曰箕胞。

据臣愚见：国家恐有弓矢之变。

“太宰仲山甫奏曰：“弓矢，乃国家用武之器。

王今料民太原，思欲报犬戎之仇，若兵连不解，必有亡国之患矣！”

“宣王口虽不言，点头道是。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又问：“此语传自红衣小儿。

那红衣小儿，还是何人？

”太史伯阳父奏曰：“凡街市无根之语，谓之谣言。

上天做戒人君，命荧惑星化为小儿，造作谣言，使群儿习之，谓之童谣。

小则寓一人之吉凶，大则系国家之兴败。

荧变火星，是以色红。

今日亡国之谣；乃天所以做王也。

”宣王曰：“朕今赦姜戎之罪，罢太原之兵，将武库内所藏弧矢，尽行焚弃，再令国中不许造卖。其祸可息乎？”

”伯阳父答曰：“臣观天象，其兆已成，似在王宫之内，非关外间弓矢之事，必主后世有女支乱国之祸，况谣言曰：‘月将升，日将没’，日者人君之象，月乃阴类，日没月升，阴进阳衰，其为女主干政明矣。

”宣王又曰：“朕赖姜后主六宫之政，甚有贤德，其进御宫嫔，皆出选择，女祸从何而来耶？”

”伯阳父答曰：“谣言‘将升’‘将没’原非目前之事。

况‘将’之为言，且然百未必之词。

王今修德以楔之，自然化凶为吉。

弧矢不须焚弃。

”宣王闻奏，且信且疑，不乐而罢，起驾回宫。

姜后迎入。

坐定，宣王遂将群臣之语，备细述于姜后。

姜后曰：“宫中有一异事，正欲启奏。

”王问：“有何异事？”

”姜后奏曰：“今有先王手内老官人，年五十余，自先朝怀孕，到今四十余年，昨夜方生一女。

”宣王大惊，问曰：“此女何在？”

”姜后曰：“妾思此乃不祥之物，已令人将草席包裹，抛弃于二十里外清水河中矣。

”宣王即宣老官人到宫，问其得孕之故。

老官人跪而答曰：“婢子闻夏桀王末年，褒城有神人化为二龙，降于王庭，口流涎沫，忽作人言，谓桀王曰：‘吾乃褒城之二君也。

’桀王恐惧，欲杀二龙，命大史占之，不吉。

欲逐去之，再占，又不吉。

太史奏道：‘神人下降，必主顿祥，王何不请其康而藏之？’

策乃龙之精气，藏之必主获福。

’桀王命太史再占，得大吉之兆。

乃布市设祭于龙前，取金盘收其涎沫，置于朱校之中，——忽然风雨大作，二龙飞去，——桀王命收藏于内库。

自殷世历六百四十四年，传二十八主，至于我周，又将三百年，未尝开观。

到先王末年，读内放出毫光，有掌库官奏知先王。

先王问：‘棧中何物？’

’掌库官取簿籍献上，具载藏漾之因。

先王命发而观之。

恃臣打开金犊，手捧金盘呈上。

先王将手接盘，一时失手堕地，所藏涎沫，横流庭下。

忽化成小小元富一个，盘旋于庭中，内侍逐之，直入王宫，忽然不见。

那时婢子年才一十二岁，偶践富迹，心中如有所感，从此肚腹渐大，如怀孕一般。

先王怪婢子不夫而孕，囚于幽室，到今四十年矣。

夜来腹中作痛，忽生一女，守宫侍者，不敢隐瞒，只得奏知娘娘。

娘娘道此怪物，不可容留，随命侍者领去，弃之沟渎。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婢子罪该万死！

”宣王曰：“此乃先朝之事，与你无干。

”遂将老官人喝退。

随唤守宫侍者，往清水河看视女婴下落。

不一时，侍者回报：“已被流水漂去矣。

”宣王不疑。

次日早朝，召大史伯阳父告以龙赘之事，因曰：“此女婴已死于沟读，卿试占之，以观妖气消灭何如？”

”伯阳父布卦已毕，献上爵词。

词曰：哭又笑，笑又哭。

羊被鬼吞，马逢犬逐。

慎之慎之，糜弧箕腋！

宣王不解其说。

伯阳父奏曰：“以十二支所属推之：羊为未，马为午。

哭笑者。

悲喜之象。

其应当在午未之年。

据臣推洋，妖气虽然出宫，未曾除也。

”宣王闻奏，怏怏不悦。

遂出令：“城内城外，挨户查问女婴。

不拘死活，有人捞取来献者，赏布帛各三百匹；有收养不报者，邻里举首，首人给赏如数，本犯全家斩首。

”命上大夫杜伯专督其事，因繇词又有“匣弧箕筋”之语，再命下大夫左儒，督令司市官巡行庭肆，不许造卖山桑木弓，箕草箭袋，违者处死，司市官不敢怠慢，引著一班胥役，一面晓谕，一面巡绰。

那时城中百姓，无不遵依，止有乡民，尚未通晓。

巡至次日，有一妇人，抱著几个箭袋，正是箕草织成的，一男子背著山桑木弓十来把，跟随于后。

他夫妻两口，住在远乡，赶著日中做市，上城买卖。

尚未进城门，被司市官劈面撞见，喝声：“拿下！”

”手下胥役，先将妇人擒住。

那男子见不是头，抛下桑弓在地，飞步走脱。

司市官将妇人锁押，连桑弓箕袋，一齐解到大夫左儒处。

左儒想：“所获二物，正应在谣言，况太史言女人为祸，今已拿到妇人，也可回复王旨。

”遂隐下男子不题，单奏妇人违禁造卖，法宜处死。

宣王命将此女斩讫。

其桑弓箕袋，焚弃于市，以为造卖者之戒。

不在话下。

后人有诗云：不将美政消天变，却泥谣言害妇人！

漫道中兴多补阙，此番直谏是何臣？

话分两头。

再说那卖桑木弓的男子，急忙逃走，正不知：“官司拿我夫妇，是甚缘故？”

”还要打听妻子消息。

是夜宿于十里之外。

次早有人传说：“昨日北门有个妇人，违禁造卖桑弓箕袋，拿到即时决了。”

”方知妻子已死。

走到旷野无人之处，落了几点痛泪。

且喜自己脱祸，放步而行。

约十里许，来到清水河边。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远远望见百鸟飞鸣，近前观看，乃是一个草席包儿，浮于水面，众鸟以喙衔之，且衔且叫，将次拖近岸来。

那男子叫声：“奇怪！”

”赶开众鸟，带水取起席包，到草坡中解看。

但闻一声啼哭，原来是一个女婴。

想道：“此女不知何人抛弃，有众鸟衔出水来，定是大贵之人。

我今取回养育，倘得成人，亦有所望。

”遂解下布衫，将此女婴包裹，抱于怀中。

思想避难之处，乃望褒城投奔相识而去。

髯翁有诗，单道此女得生之异：怀孕迟迟四十年，水中三日尚安然。

生成妖物殃家国，王法如何胜得天！

宣王自诛了卖桑弓箕袋的妇人，以为童谣之言已应，心中坦然，也不复议太原发兵之事。

自此连年无话。

到四十三年，时当大祭，宣王宿于斋宫。

夜漏二鼓，人声寂然。

忽见一美貌女子，自西方冉冉而来，直至官庭。

宣王怪他干犯斋禁，大声呵喝，急唤左右擒拿，并无一人答应。

那女子全无惧色，走入太庙之中，大笑三声，又大哭三声，不慌不忙，将七庙神主，做一束儿捆著，望东而去。

王起身自行追赶，忽然惊醒，乃是一梦。

自觉心神恍惚，勉强入庙行礼。

九献已毕，回至斋宫更衣，遣左右密召太史伯阳父，告以梦中所见。

伯阳父奏曰：“三年前童谣之语，王岂忘之那？”

臣固言：‘主有女祸，妖气未除。

’繇词有哭笑之语，王今复有此梦，正相符合矣。

”宣王曰：“前所诛妇人，不足消‘厚弧箕触’之讖耶？”

”伯阳父又奏曰：“天道玄远，候至方验。

一村妇何关气数哉！”

”宣王沈吟不语。

忽然想起三年前，曾命上大夫杖伯督率司市，查访妖女，全无下落。

颁胙之后，宣王还朝，百官谢胙。

宣王问杜伯：“妖女消息，如何久不回话？”

”杜伯奏曰：“臣体访此女，并无影响。

以为妖妇正罪，童谣已验，诚恐搜索不休，必然惊动国人，故此中止。

”宣王大怒曰：“既然如此，何不明白奏闻，分明是怠弃朕命，行止自碍。

如此不忠之臣，要他何用！”

喝教武士：“押出朝门，斩首示众！”

”吓得百官面如土色。

忽然文班中走出一位官员，忙将杜伯扯住，连声：“不可，不可！”

”宣王视之，乃下大夫左儒，——是杜伯的好友，举荐同朝的。

左儒叩头奏曰：“臣闻尧有九年之水，不失为帝；汤有七年之旱，不害为王。

天变尚然不妨，人妖宁可尽信？”

吾王若杀了杜伯，臣恐国人将妖言传播，外夷闻之，亦起轻慢之心。

望乞恕之！”

”宣王曰：“汝为朋友而逆朕命，是重友而轻君也。

”左儒曰：“君是友非，则当逆友而顺君；友是君非，则当违君而顺友。

杜伯无可杀之罪，吾王若杀之，天下必以王为不明。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臣若不能谏止，天下必以臣为不忠。

吾王若必杀杜伯，臣请与杜伯俱死。

”宣王怒犹未息，曰：“朕杀杜伯，如去菜草，何须多费唇舌？”

”喝教：“快斩！”

”武士将杜伯推出朝门折了。

左儒回到家中，自刎而死。

髯翁有赞云：贤哉左儒，直谏批鳞。

是则顺友，非则违君。

弹冠谊重，勿颈交真。

名高千古，用式彝伦。

杜伯之子隰叔，奔晋，后仕晋为士师之官。

子孙遂为士氏，食邑于范，又为范氏。

后人哀杜伯之忠，立祠于杜陵，号为杜主，又曰右将军庙，至今尚存。

此是后话。

再说宣王次日，闻说左儒自刎，亦有侮杀杜伯之意，闷闷还宫。

其夜寝不能寐。

遂得一恍惚之疾，语言无次，事多遗忘，每每辍朝。

姜后知其有疾，不复进谏。

至四十六年秋七月，玉体稍豫，意欲出郊游猎，以快心神。

左右传命：司空整備法驾，司马戒飭车徒，太史卜个吉日。

至期，王乘玉辂，驾六驹，右有尹吉甫，左有召虎，旌旗对对，甲仗森森，一齐往东郊进发。

那东郊一带，平原旷野，原是从来游猎之地。

宣王久不行幸，到此自觉精神开爽，传命扎住营寨。

吩咐军士：“一。

不许践踏禾稼；二不许焚毁树木；三不许侵扰民居。

获禽多少，尽数献纳，照次给赏；如有私匿，道出重罪！”

”号令一出，人人贾勇，个个争先。

进退周旋，御车者出尽驰驱之巧；左右前后，弯弧者夸尽纵送之能，鹰犬借势而猖狂，狐兔畏威而乱窜。

弓响处血肉狼藉，箭到处毛羽纷飞。

这一场打围，好不热闹！

宣王心中大喜。

日已挫西，传令散围。

众军士各将所获走兽飞禽之类，束缚齐备，奏凯而回。

行不上三四里，宣王在玉辂之上，打个眼脸，忽见远远一辆小车，当面冲突而来。

车上站著两个人，臂挂朱弓，手持赤矢，向著宣王声喏曰：“吾王别来无恙？”

”宣王定睛看时，乃上大夫杜伯，下大夫左儒。

宣王吃这一惊不小，抹眼之间，人车俱不见。

间左右人等，都说：“并不曾见。”

”宣王正在惊疑。

那杜伯左儒又驾著小车子，往来不离玉辂之前。

宣王大怒，喝道：“罪鬼，敢来犯驾！”

”拔出太阿宝剑，望空挥之。

只见杜伯左儒齐声骂曰：“无道昏君！”

你不修德政，妄戮无辜，今日大数已尽，吾等专来报冤。

还我命来！”

”后未绝声，挽起朱弓，搭上赤矢，望宣王心窝内射来。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宣王大叫一声，昏倒于玉辇之上。

慌得尹公脚麻，召公眼跳，同一班左右，将姜汤救醒，兀自叫心痛不已。

当下飞驾入城，扶著宣王进宫。

各军士未及领赏，草草而散。

正是：乘兴而来，败兴而返。

髯翁有诗云：赤矢朱弓貌似神，千军队里骋飞轮。

君王在杀还须报，何况区区平等人。

不知宣王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回 褒人赎罪献美女 幽王烽火戏诸侯 话说宣王自东郊游猎，遇了杜伯左儒阴魂索命，得疾回宫，合眼便见杜伯左儒，自知不起，不肯服药。

三日之后，病势愈甚。

其时周公久已告老，仲山甫已卒。

乃召老臣尹吉甫召虎托孤。

二臣直至榻前，稽首问安。

宣王命内侍扶起。

靠于绣褥之上，谓二臣曰：“朕赖诸卿之力，在位四十六年，南征北伐，四海安宁。

不料一病不起！

太子官湫，年虽已长，性颇暗昧，卿等竭力辅佐，勿替世业！

”二臣稽首受命。

方出宫门，遇太史伯阳父。

召虎私谓伯阳父曰：“前童谣之语，吾曾说过恐有弓矢之变。

今王亲见厉鬼操朱弓赤矢射之，以致病笃。

其兆已应，王必不起。

”伯阳父曰：“吾夜观乾象，妖星隐伏于紫微之垣，国家更有他变，王身未足以当之。

”尹吉甫曰：“‘天定胜人，人定亦胜天。

’诸君但言天道而废人事，置三公六卿于何地乎？

”言罢各散。

不隔一时，各官复集宫门候问，闻御体沉重，不敢回家了。

是夜王崩。

姜后懿旨，召顾命老臣尹吉甫召虎，率领百官，扶太子官湫行举哀礼，即位于枢前。

是为幽王。

诏以明年为元年，立申伯之女为王后，于宜日为太子，进后父申伯为申侯。

史臣有诗赞宣王中兴之美云：于赫宣王，令德茂世。

威震穷荒，变消鼎雉。

外仲内姜，克襄隆治。

干父之蛊，中兴立帜。

却说姜后因悲恸太过，未几亦薨。

幽王为人，暴戾寡恩，动静无常。

方谅阴之时，押昵群小，饮酒食肉，全无哀戚之心。

自姜后去世，益无忌惮，耽于声色，不理朝政。

申侯屡谏不听，退归申国去了。

也是西周气数将尽，尹吉甫召虎一班老臣，相继而亡。

幽王另用虢公祭公与尹吉甫之子尹球，并列三公。

三人皆谄谀面谀之人，贪位慕禄之辈，惟王所欲，逢迎不暇。

其时只有司徒郑伯友，是个正人，幽王不加信用。

一日幽王视朝，岐山守臣申奏：“泾、河、洛三川，同日地震。

”幽王笑曰：“山崩地震，此乃常事，何必告朕。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遂退朝还宫。

太史伯阳父执大夫赵叔带手叹曰：“三川发原于岐山，胡可震也！”

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

今三川皆震，川源将塞，川既塞竭，其山必崩。

夫岐山乃大王发迹之地，此山一崩，西周能无恙乎？”

”赵叔带曰：“若国家有变，当在何时？”

”伯阳父屈指曰：“不出十年之内。”

”叔带曰：“何以知之？”

”伯阳父曰：“善盈而后福，恶盈而后祸。

十者，数之盈也。

”叔带曰：“天子不恤国政，任用佞臣，我职居言路，必尽臣节以谏之。”

”伯阳父曰：“但恐言而无益。”

”二人私语多时，早有人报知虢公石父。

石父恐叔带进谏，说破他好佞；直入深宫，都将伯阳父与赵叔带私相议论之语，述与幽王，说他谤毁朝廷，妖言惑众。

幽王曰：“愚人妄说国政，如野田泄气，何足听哉！”

”却说赵叔带怀著一股忠义之心，屡欲进谏，未得其便。

过了数日，岐山守臣又有表章申奏说：“三川俱竭，岐山复崩，压坏民居无数。”

”幽王全不畏惧；方命左右访求美色，以充后宫。

赵叔带乃上表谏曰：“山崩川竭，其象为脂血俱枯，高危下坠，乃国家不祥之兆。

况岐山王业所基，一旦崩颓，事非小故。

及今勤政恤民，求贤辅政，尚可望消弭天变。

奈何不访贤才而访美女乎？”

”虢石父奏曰：“国朝定都丰镐，千秋万岁！”

那岐山如已弃之屣，有何关系？”

叔带久有慢君之心，借端谤讪，望吾王详察。

”幽王曰：“石父之言是也。”

”遂将叔带免官，逐归田野。

叔带叹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吾不忍坐见西周有‘麦秀’之歌。”

”于是携家竟往晋国。

——是为晋国大夫赵氏之祖，赵衰赵盾即其后裔也。

后来赵氏与韩氏三分晋国，列为诸侯。

此是后话。

后人诗叹曰：忠臣避乱先归北，世运凌夷渐欲东。

自古老臣当爱惜，仁贤一去国虚空。

却说大夫褒晌，自褒城来，闻赵叔带被逐，急忙入朝进谏：“吾王不畏天变，黜逐贤臣，恐国家空虚，社稷不保。”

”幽王大怒，命囚晌于狱中。

自此谏净路绝，贤豪解体。

话分两头。

却说卖桑木弓箕草袋的男子，怀抱妖女，逃奔褒地，欲行抚养，因乏乳食，恰好有个姒大的妻子，生女不育，就送些布匹之类，转乞此女过门。

抚养成人，取名褒姒。

论年纪虽刚一十四岁，身材长成，倒象十六七岁及笄的模样。

更兼目秀眉清，唇红齿白，发挽乌云，指排削玉，有如花如月之容，倾国倾城之貌。

一来姒大住居乡僻，二来褒姒年纪幼小，所以虽有绝色，无人聘定。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却说褒响之子洪德，偶因收敛，来到乡间。

凑巧褒似门外汲水，虽然村妆野束，不掩国色天姿。

洪德大惊：“如此穷乡，乃有此等丽色！”

”因私计：“父亲囚于镐京狱中，三年尚未释放。

若得此女贡献天子，可以赎父罪矣。

”遂于邻舍访问姓名的实，归家告母曰：“吾父以直谏忤主，非犯不赦之辟。

今天子荒淫无道，购四方美色，以充后之宫。

有姒大之女，非常绝色。

若多将金帛买来献上，求宽父狱，此散宜生救文王出狱之计也。

”其母曰：“此计如果可行，何惜财帛。

汝当速往。

”……

<<东周列国志（全四册）>>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